



民衆文藝叢書

小說第一集

糊塗蛋事件

寫 在 前 面

「民衆文藝」已成爲舉世的共鳴，而民衆好像得文藝喊叫之助而根本促其覺醒，我們站在民衆教育立場上來說，固不僅在文字的灌輸，與常識的訓練而已。根本應該促使民衆認識時代，抓住時代，跟上時代才可。總理遺訓要我們喚起民衆，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除符號與常識方面應該注意，同時文藝的刺激，亦不可少緩！如小說，詩歌，音樂，戲劇，繪畫，此不特可以動人美感，正其心邪，幷可以發揚生活的趣味，緊張向上的要求，所以我們對於文藝方面的玩意兒，應該要更多的介紹與創造。

有人每疑惑到民衆文藝作品中的文字過深，民衆看不懂，字數太多，內容複雜，民衆看不懂，……。換言之，他們認爲凡關於民衆教育的設施，都應該粗淺，平凡，簡單，庸俗，不懂文藝而已矣！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錯誤！要知道民衆

的對像，既不是全體目不識丁的文盲，更不是初入學的兒童，我們不應該把範圍看的那麼淺狹！我們要在大處落筆，小處收效，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多注意精神上的注入，要少在形式上考究。再簡單說，我們要注意過程，*Process*少問結果，*Result*正所謂「不問收穫但問耕耘」，否則，俗可通而不能移易，教可設而不得致用，那真落庸俗與淺薄底槽臼當中去了。總之，我們要認清楚目標，在文藝及其他各方面與民衆以繼續不斷的刺激，收效自然會大的。

文藝叢刊是想把本館各種關於文藝的創作成績，如小說戲劇之類，把他都整理起來，作一個有統系的組合，藉此以與社會人士見面，內容所有多是社會的縮影，民衆的共鳴，雖說是經文藝渲染過的，然而真正度民衆生活的人們，或可與以同情的吧！至於寫的好不好，那是技巧上面的事，我不願意多說一句話。

目次

目次	次
風信之死	高潮
旱災的一段	員子沙
糊塗蛋事件	員子沙
張大的悲哀	高潮
乾兒子	員子沙
阿興	張庚由

風信之死

(一)

高潮



(南)

在隴海鐵路的旁邊有一座城池，雖說不十分繁華，然而地位却很重要，那裏在早也是一所有名的地方，不過近來農村基礎根本爲了，所謂有名的地方，也僅成爲歷史上的陳跡而已。在那里有一個縣立師範學校。地點在全境無山而以城北土崗爲山的地方。因是本縣的最高學府遂又名之爲北高師！

告超是個二十三歲的青年，因為個人底思想懸了空，把古今學者的學說認為還不澈底，他以為根本這社會豈是學說所可解決，非根本把人類消滅才有辦法，只有『虛空破碎，大地平沈』那句話才來得痛快，所以這種沒有辦法，只有空想的革命論，真要害得他發狂，而事實上還是吃飯做工兩件事來壓迫着他，他從W校出來已經秋風起來了，各校還不會來請教過他，恰巧這個縣立師範要請他去，他被各方面所壓迫到無路可走，也只有去當教員，青年在學校生活中好像聖潔的處女，出了學校入社會便成嫁了人的少婦，是青春之火還在燃燒，然百般的不自在也只有隱忍下去，再沒有跳躍着向師長同學方面講是非說公理的勇氣了。

他被這種與環境不睦的心理支配着，可說是富理想的青年常有的變態，究竟是社會不好還是他個人不好，也說不出多少道理來，這也許就是社會是非日多的原因吧！——他在學校中担任的是國語和歷史，開頭是教的王冕傳，他自己

也是一個老早失去了父親的孤兒，所以他很能把王冕母子的苦況在字句中品評出來，學生們都爲他感動到哭了出來，自此以後他和學生當中得了一層諒解，生活也漸漸安定下來，但他那冷冰冰的面孔和那昂岸的態度，究竟能真了解他的很少。

(二)

北方的生活很苦，在初春糧米很貴，他們所吃的多半是雜麵，（麥子和秫秫相和的麵粉）告超每在吃飯的時候都覺得困難，他只有自己去想法子買點東西來吃，在那半鄉村式的環境裏，除了麵的饅頭之外，別的一無可買了。他一天正在愁着無菜可吃，恰巧風信早已吃過了午飯來校趕快告訴他鴨蛋可以買得，還可以吃得，自己并告奮勇去買了來；在客中的告超，得了他底學生這般的同情，真感激到要落下淚來。

風信是乙組中最優秀的學生，年紀不過十八歲，白皙的面孔，有幾個麻子，然而清秀之氣：并不因此而減色，平素常常埋頭用功，從來不肯多說一句話，所以成績優良，在一班中沒有人能及得上他的，但同學們中間，却沒有人因為他成績好來尊敬他，反而因此而嫉妬他，瞧不起他！并間或聽見同學們用不三不四的話說他，我不由得為好奇心鼓動着我，決意討尋這件事的究竟。

秋已深了！太陽已輕軟的無力似的下了山去，西風一陣陣吹着那樹上的枯葉颼颼地響着。像帶着哭聲似的飄落在地上。秋月一輪在高空亮晶晶地照着，告超在房內寂寞的耐不住只有跑到院子當中散步，這時月色皎潔，人影在地，自己也覺得飄零得像落葉一樣的可憐，低徊良久，找不出一句話，可以慰安自己。恰巧這時遠處的簫聲一聲聲刺透了耳鼓，幽怨像一隻悲啼的小鳥兒，他踱來踱去走到一個學生自修室的窗前，聽見學生們正在談話：

你聽風信那小子，又在吹玩意兒哪！

管他，只有他自個吹自個兒的！

油瓶兒子橫豎我們不理他，他總神氣不了多少！

不過他這甲等那甲等，他底出身，總算不了甲等。

我想老師們如果知道了他的醜史，怕也拿他不當人待，

.....

.....

我由這幾個愛說話的學生當中，探聽出他這位愛吹簫的風信的來歷，一定有些不同尋常。

(三)

這天恰巧是禮拜日，秋收已過的大氣，越顯清涼爽快！教師學生們都趁有假

期去回家或者探訪親戚，獨有告超爲人在客，孤零零的留在校裏，吃過了午飯，獨自一人悶坐在房裏想着自己個人底前途，掛念着天南的愛友，好像天地之大，難置此身，自己沒有別的可以解悶，猛然念道：

『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踏破馬蹄聲，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覺得壯氣忽來，把滿肚子不自在又壓下去不少。風信這時不知從何處走來，遠遠的喊K先生，你今天還在家麼？我當着你走了呢？說着便走進來：告超這時正孤獨冷清得難過，便約風信一同到田野中去玩。他們便悄悄地走出了大門。

在這十月的天氣，農夫們好像很自在地在田裏辦理一年來未了的事件，沿途走着真有古道西風瘦馬，斷橋流水人家。那樣的圖畫，也真有『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烟衰草淒迷，』那種景象，一路行來，告超便有心探詢風信個人底經過！他們便坐在道旁一個墳墓前的石碑上，繼續他們的談話。

——風信！我看你在學校裏爲什麼老是不大肯說話？

——我向來是這樣！

——怕同學欺侮你吧？

——沒有的！他連連地搖着頭回答。

——不得見，我親眼見過，親耳聽過。

——他們不過是有意取笑我！我也沒有法子！

——究竟爲的什麼？他們那樣的不合情理！

.....

.....

風信遲疑了半天不能回答，他眼圈紅了幾乎要落下淚來，斷續地說：如果先生一定要知道我底事，我可以簡單地說來：

也是我底不幸，我那不長進的父親死得太早了吧？但是他活着也是全歸無用，他既無一技之長足以謀生，又吃上了鴉片烟，所以不論他活着或死去了，都是仰仗着我黃大叔來幫助，一年我父親因為鴉片烟供給不上，他病死了，平常無錢吃飯，那兒來的錢殮葬我底父親？後事也是由黃大叔拿出來錢辦了。我們母子無倚無靠生活困難，我底母親與黃大叔就成了無婚約的夫妻，這一來，我們的生活是很安適，我在社會上的地位便一落千丈了，他們平常總不拿我當人待，換句話說，總爲我是比人低下了一等。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一個女人，爲了生活，爲了愛情改嫁，就會受這麼大的侮辱？他說着就哭下來！他又接下去說：

我底母親也並不是一個不長進的人，不過一來是感黃大叔的德，二來是願意到我，因爲沒有黃大叔不光是生活不下去，讀書更是沒有人能供給我的。所以我那可憐的母親爲着我底前途才犧牲了她自己呀！

告超本是一個熱情的人，聽了這些話，不由得滴下同情的淚來，他惟有想出許多話來安慰他，他底話大概是：

「貞操不應當拿禮教來束縛，應當以愛情爲準則。」

「道德應當在時上代重新估定價值。」

在暮色蒼然的田野中，他們便回到校裏，風信自此便以他是無上的恩惠者。可是告超却爲了讀書慾鼓動着又離開了J縣，在臨行的那天風信滿含着眼淚送他到車站，他們在汽笛鳴鳴中作最後的握別。

這又是三年後的事了。告超在一家旅店裏，偶爾遇見了縣的洪先生談到風信，他說他已經死了！

告超十分驚疑！接着問怎樣死的？

洪先生把他手中底香烟彈了彈灰，慢慢地說：風信這孩子，在你走後一年，他就畢業了，他黃大叔替他介紹一個小學教員職務，他不久都被排擠出來，原因并不是爲的學問品行不足爲人師，根本是他底人格好像差了一層，因此他受不了別人的岐視，他只有設法遷地爲良，那曉得遷了一處至多半年，他好像又覺得別人發現了他底弱點，因此他在一處總沒有待過多少時間，風信是一個志向高傲的孩子，怎麼能禁得起這些刺激？後來他忽然哭笑無常，自己偷偷跑到他父親墳前去痛哭，又跑到家裏跪在母親的前面痛哭因此，人人都說他瘋了。

黃大叔是一方的紳士，因爲他是一個秀才，人們都很尊敬他是個讀書的人，

所以不問那一家紅白喜事，他總是到的，這天可是張家娶兒婦照例是黃大叔要到的，他正在和許多客人們共同吃喜酒。前面忽然喧嚷着，瘋子來了，……黃大叔剛把杯子放下，瘋子底刀早已湊近他底胸前了，假若不是臨近人多，黃大叔也就早就不成爲黃大叔了。

瘋子自從拿刀殺黃大叔不成之後，再沒有機會可以出門，天天困在家裏，後來聽說得了急病死了，死的時候嘴裏吐出來許多鮮血。

風信究竟是瘋死的呢？還是病死的？就沒有人知道了。

旱災的一段

員子沙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劉移山早晨由外邊回來，笑着對妻說。

『哭了這幾天，今天怎麼高興了？』近四十歲的婦人，眼睛雖然能看見丈夫笑而疲倦的耳朵已經聽不清低聲言語了。

『啊！我難過夠了！我決心了，所以高興了！』他走到婦人跟前說『我想和你

商量一下！」

「商量？」婦人像是直覺出最後悲慘的這徵兆來似的。

「你先想一下！」他像要拚命說服婦人底說：「槐子早已莫有了，榆樹皮在幾十里以內，啊！恐怕在幾百里以內也找不見了！你能想出法子嗎？」

「……」婦人低下頭莫有回答。

「親戚裏比咱們家道好的只有舅父，而他們到山西去避荒，半年以來，全無音信，你想一下！我們有借貸的地方嗎？」

「舅父先前約咱們到山西去，你不是不去麼！」婦人憤氣底說。

「啊！這個！是我錯了！現在已經不及了！」

「怎麼趕不及了？」

「我們現在不特莫盤費，到山西去的五百多里路中，盡是土匪飢民。我們如果

出去，在餓死以前，定要被他們踐踏死的！——況且舅父的住處，我們全不知道！——『那……我們也出去作飢民！』婦人抬起頭，憂愁的視線，像哀求底移在丈夫臉上。——因為她知道他平素慷慨的性格，這時候觀感出他最後的不吉決心來。

『饑民？』他憤然說『幾個月以前，我們家裏不是來過幾百幾千饑民！我們那幾石玉蜀黍蕎麥不被他們搶去，現在我們何至於吃油渣榆皮！我們現在還忍學飢民——況且現在已和幾個月以前不同了！我們的左右前後千里以內，盡是赤地，你就願作飢民也莫糧食可搶了！』他又指坑上奄奄待斃的兩個最幼的孩子——被榆皮油渣吃得腹痛不起的孩子（一個三歲一個五歲）說：『我們作飢民去，把這些怎麼辦呢？』

沈默了一會兒，劉移山忽然用溫語命他那十五歲的長子帶次子和三女出門玩耍。小孩們出門之後，他嘆氣，抬頭望他的夫人說：

『你到我家已經二十年了，生了他們五個孩子，算是把你的事作完了。我除過進了學作這個欄秀才以外，於你再莫有什麼好處！遇見這樣的天災，不能教你和孩子免了飢餓，其罪全在我一個人！我現在決定了！你自己儘可以隨你的意思！』

『你決定什麼了？』婦人拭眼淚問。

『我決定……』他悲慘的視線望着婦人說『我決定把家中現在所餘的一切東西，搬到縣城裏，換些粉麵，回來在麵裏拌些毒藥，烙成大餅，我和孩子們吃了，這樣完了吧！』

『我呢？』

『你？隨你的意吧！』

婦人聽了，爬在坑上哇哇底大哭起來。

劉移山也落了丈夫的淚。

一會兒她哭得慢了，劉移山向她作最後的勸告。

『你再想一想！不下雨近一年了，我們的牲畜物件都賣完了，即使來年降了春雨，我們用什麼耕田？種子從什麼地方來？用什麼東西去買種子？不特這樣！現在冬季這個寒冷，我們飢餓瘦弱的身體，怎麼能抗到來年？啊！恐怕跟十天也耐不出去！我不忍把我們餓得凍得慢慢難過死！所以才想出這個速死的法子！』

『我無論怎樣都可以隨你！不過那些孩子……』夫人說到這裏哭得說不出了，可以教他們逃活命去！』

『啊！』他悲痛底說『這些我都想過了！現在除過縣長衙門和少數富戶而外，是幾百里不見烟火的！我們那些飢弱的孩子，在這種嚴寒天氣的曠野裏，是不是只能支持一兩天不死？與其教孩子們受那種無謂的痛苦，不如痛痛快快和我們一』

塊……」

夫人爬下去又唏噓起來。一會兒劉移山用有力的悲壯聲音說「你究竟怎樣？我覺得要作，今天就作！早作一會兒，少受一會兒痛苦！」

夫人的勇氣，像被他那聲音鼓起來似的，坐起來拭了眼淚，說：

『對！就那樣辦！』

『他們呢？』他指孩子問夫人。

『就照你的意思！』

『這些話，可不用教孩子們知道！免得他們痛苦！』

他看見夫人點頭之後，即刻到廚房，收拾他的最後行李，他只留一口鍋，準備麵粉回來作餅作飯，其餘的一個鍋和幾件銅勺銅鏟都裝在一個大筐子裏……最後他到房子，把小孩們又用好話說出門，拉坑上的被子。

『恁冷的天氣……』夫人拭眼淚擋他。

『啊！我們今天晚晌總歸是不用了！留牠幹什麼！多換一點麵……』他說到這裏出不來聲了。

夫人低下頭再莫言語，他感覺得婦人被他說服了，於是把被子裝在另一個筐子裏，搬來廚房的鍋鏟，用匾担擔起來，出門。

他走了不遠，忽然悟出到縣城的十五里路中，全是曠野——土匪飢民出沒的地方。於是又轉回來，到廚房，把廚刀插在懷裏。又取出農器——兩個鐵叉，給長子和次子，說：『我們一塊進縣城！遇見土匪來鬧就刺！』

走了三四里路，兩個瘦弱的孩子——每日只食油渣團兩個的孩子，被鐵叉壓得跟踉蹌蹌走不動了。他也非常疲困，放下担子休息一會兒，拭淚四望，曠野中莫一個人。於是奪過次子的鐵叉說：『好！你們回去！』

(11)

他竟然成功了，他不特一路莫遇見土匪，回來的麵粉袋子也莫被飢民搶去。

他那一担東西，共換得包穀粉四斤，蕎麥粉二斤，豌豆粉一斤。

他回到家的時候，已是下午三四點鐘了。凜冽的風越凜冽了。

鄉下感覺遲鈍的孩子——久處困苦境域的孩子們，對於痛苦悲慘的父老舉動早已司空見慣，至于父母最後的決心更感覺不出。他的次子向麻袋裏一探，即刻歡

喜底叫，『拿回麵了！』

九歲的女孩，也不知報告給唏噓的母親。她又爬到餓病的兩個小兄弟枕畔，說了許多安慰話。

這樣幾個孩子歡喜得過來過去都催促母親做飯。

x

x

x

x

x

x

劉移山在柴火堆前烤煖了身體，提麵袋到廚房，把麵粉全倒在岸板（作麵飯用是板）上。他命長子揹水預備和麵的時候，忽然想起一件——兩個大人五個孩子決吃不完七斤麵粉，一半也吃不完，若果把毒藥混進去，吃不到一半，勢必然都鬧得不死不活了。他想到這裏，把麵粉的一大半又裝進麻袋，憤然擲入柴草堆裏。由衣兜取出一包毒藥。——看見岸板周圍的三個孩子，猛然臉發赤了，額上的汗和雨一樣。

「好孩子！」他又要用溫語說孩子們出門了，然而只說了這一句，喉嚨裏像被一個什麼東西塞閉了似的，氣也不能出來。他手搭在頸項上揉了幾下，頭向後擺了兩次，用決死的努力像申斥底說，

「你們玩去！等我做好了來吃！」

長子出去了，次子也慢慢走出去，女孩子却爬在岸板邊不動。

『快！喚你媽來做飯！』

女孩離開之後，他撕破紙包，把毒藥倒在麵粉裏，盡力攪拌。然而他的兩手發抖了，腿也發抖了，渾身戰慄得不能立了，像周身的力氣被什麼人奪去似的。繼續便是酒醉一般的腦暈，眼前烏黑，倒下去了。

『你中風了？』婦人和孩子們由岸板底下扶他起來問。『……』

他回到房子，在坑上睡一會兒，覺得精神轉換過來，爬起來用必死的努力揚手斥孩子們說，

『都出去！玩去！』

孩子一個也不動，忽然女孩子爬在坑緣上哇底大哭了。他手撫在亂髮的小頭上，一會兒哭得慢了，他說，

『快去！到廚房生火去！你媽做飯吃！你們都去！』

『現在怎樣辦？』孩子們出去後，夫人問。

『毒藥我已經拌進麵了！你只用那個烙饅去好了！』夫人走出門他久呼回來說
『啊！把那麵粉取出一碗，等烙完饅，做麵糊喝！』

過了一會兒，長子進來說，

『我媽哭哩！』

劉移山聽了，一直到廚房，看見夫人爬在岸板上，渾身戰慄底哭泣。麵粉一點也莫動。女孩子在竈前唏噓。他非常生氣底大喊，

『難過還莫受夠！』

他像發狂似底取出一碗麵粉，倒水和麵。他的聲音和舉動像把婦人的勇氣鼓起來，她也爬起來拭了眼淚幫助烙饅。

x

x

x

x

x

x

他的一切計畫都實行了，烙兩個大餅，做一鍋麵糊。他準備大家一氣吃喝，所以等麵糊做好，他才切開大餅，一個大餅切作四片。

(三)

他正計算八片大餅怎樣分配給大小七口人的時候。

『咆——咆』兩聲。

這兩聲——步槍的兩聲，便是這一天悲劇中的悲劇的急報。

一般人常說『麻繩由細處斷』而世間的事情，實際是痛苦的尾巴上總連的是痛苦。

這兩響村外的土匪槍聲，震得他突然牙關抖戰，急乎站立不起了。然而本能教他扎掙底命長子收拾後門，他親自關前門去了。

他剛回到廚房，土匪呼嘯着拍他的前門，一會兒漸漸猛烈底用腳踏門了。他

拭過額上的汗，看見夫人冷靜底坐在門檻上非常生氣，喊，『從後門出走！坐在那裏幹什麼！』

『我們現在還怕土匪搶！』夫人憤氣底轉過頭說。

『嚇！土匪可知道你莫錢！他們來先拷打的！』到知道你莫錢的時候，已經把你拷死了！』

他抱起坑上三歲的孩子，投一般遞在婦人手裏。自己抱了五歲孩子驅大家出後門。跑了幾十步，到一家鄰近的空房子藏進去。——這個村子原來有一百多家人，旱災以來，三分之二逃荒去了，其餘的除餓死而外，只剩有十幾家人，所以左右前後都是空房。

劉移山像在萬仞懸崖上，被惡人割斷了自縊的繩子！一種莫名其妙的精神，像發癡似底倒在土牆根周身發汗。

夫人閉合眼呆靠在蛛網灰塵的牆角，像由死刑場逃出來失了神的人。

孩子們失掉做熟了的飯，都非常失望底啼哭了。

『我們爲什麼忘了帶饅出來！——不帶烙饅……』他的長子不斷底這樣埋怨。

善良剛爽的劉移山，聽了幾次小孩說『饅』的聲音。他那疲乏已極的腦子，把土匪和危險都忘掉了。他只是把有毒藥的烙饅和許多生命聯在一起想。他忽然像發狂了，像出馬角似底起來一直出去，走進他的後門，見自己院子莫一個人，又一直到廚房，而五六個土匪，正大嚼烙饅，大喝麵糊。他指着喊，

『那饅裏有毒藥！不可以吃！』

『滾！』第一個土匪罵。

『那樣一說，我們就不吃了！』第二個土匪罵。

『嚇！想的妙！』第三個土匪罵。

「送了去」穿黑綢女棉襖的土匪這樣罵着拉槍械。

「去！」門內一個土匪猛掀他說。

他被掀得倒在門邊上，感覺出危險來，即刻跟踉蹌蹌走出門。十數步之後，聽見土匪關了後門。他被這個門聲嚇得倒下去，發了一身汗。

x x x x x +

晚間劉移山窺得自己家中全無聲息，約了幾個鄰居由前門進去。院子橫臥兩個匪屍，口鼻通統出血。廚房三個屍首，像臨死時劇烈掙扎過，棹子碗架都弄倒了。

他這個時候，想起土匪同黨的報復和自己前途的無望，驟然覺得自己莫有再顧妻子的能力。即刻搜尋有毒的大餅，但是——一點也莫有剩。失望把他壓得倒在一個匪屍上，幾乎失神。

夫人在房子門口拾得黑綢婦人棉襖一件，大概是土匪中毒後發熱脫下來的。次晨劉移山進城告訴，縣長親來驗屍。在土匪身畔檢出三百四十元。一半給劉移山。其餘分配村人，命幫忙掩埋匪屍。五枝槍械公家收去。縣長臨行，囑咐他第二天領糧，稱是省城賑粟到了。

劉移山葬埋土匪回來，夫人拿金鐲一對金戒指一個令他看。

「什麼地方來的？」

「那天綢棉襖衣兜裏的！」

糊塗蛋事件

員子沙

報紙前天載過這件事，寫得很粗略，現在據親見此事的某君詳述，我們另敘一下。這件蠢事的原因，在三個月以前，已經下了種子。就是蒲柳村的毛大和他的胞弟毛二分丁家。他們家裏有來路不明的兩隻黃牛。

牛是一牡一牝，牝的已經妊娠許久，將近分娩了。當時在中間講話的親戚村人，都以爲毛大有男孩一個，毛二只夫婦二人，決定把有妊的牝牛分給毛大。

但是，一切講好之後，毛二的潑野婦人，不言不語拉去了有妊的牝牛。這件事發生之後，毛大便向中人宣告毛二的罪狀。而毛二的婦人無論人家怎樣勸告，毫莫送回牛的意思。不到十天，牝牛生了一個可愛的牛犢。而毛大便入了挑戰狀態。每日命他的十八歲孩子窺探毛二的虛實，準備一挾而歸。而毛二的婦人在防戰上可很周密，每日留神關她的前門，不然，便對牛犢坐在院子。這樣，鬧了兩個多月，毛大無隙可乘。

事件發生的這一天，毛大的孩子窺見牛犢在毛二院子閑遊，跟前再莫有別的。便一直進門，挾犢而出。而毛一的婦人眼尖手快，趕出門便扯住牛犢的後腿。於是吵成一片了。

這個吵聲，驚動了蒲柳村唯一的土財主糊塗蛋。他的姓名是郭之恕。他的脾氣是鄉下所謂好行小惠的一類人，每年把他的農田和雜貨店的出產，除家中用度

而外，其餘的非散完不止。所以他的夥計們便送他一個綽號『糊塗蛋』

他穿一件灰竹布大衫，運他那走不快的八字脚步出門。他走到巷東頭吵鬧的這一團人裏邊，看見毛大的孩子腋下，小牛犢瞪眼悲鳴。小尾巴在毛二婦人的腕前苦擺。少年握住牛犢前腿盡力向西扯幾步，而鄰下婦人的頑強力氣即刻又扯回東邊。這樣，不斷底一來一往。

『牛犢斷氣了！』

周圍的村人這樣喊着，發出無數的亂哄鬧吵。但是却莫一個人參入這種爭執。因為鄉約毛大和潑野的毛二婦人，無論使那一家吃虧都辦不到。

糊塗蛋看見牛犢悲鳴喘氣，口弔涎線，像即刻要斷氣的樣子。這樣，鬧得他自己的喉嚨也感覺出不來氣似的。加之老牯牛在毛二院子『娃……』悲鳴不已。他於是搖手向毛大的孩子說：

『好了！好了！你！你們這牛犢能值幾塊錢？』（毛大毛二分家的時候，他也是中間說話人的一個，所以詳知此事）。

毛大的孩子答不出來。

『四五塊大洋吧！』一位年長村人說。

『好！』糊塗蛋取出五元一張鈔票說。他的意思是給毛大的孩子，要保留婦人的牛犢。

但是，毛二婦人即刻丟了牛腿來接錢。而毛大的孩子手更快，已經搶過鈔票轉身走了。婦人一直趕過去，三四十步之後，少年『場』的一聲關了他的門。

毛二婦人罵着回到牛犢前。而牛的眼珠已經向上翻白，口前流一大堆涎水。呼吸很是微弱，小尾巴時闔時最後的苦動。

『郭先生！你討那錢去！我不要牛犢了！這快要死了！』

『我爲你這牛犢，才給他錢的！』糊塗蛋看着苦悶的牛犢說。

『我現在不要牛犢了！你把那錢給我！』

『他已經走了，你看見的！』

『不行！牛犢是他弄死的！他由我家裏搶出的！』

『咳！』糊塗蛋被牛犢的苦悶和婦人的叫喊鬧得站不住了，像逃一般轉身就走。

『不要走！你另給我五塊錢好了！』

『牛犢不是我弄死的，拙於言語的糊塗蛋憤然說。

『不是你弄死的，爲什麼給他錢？你給我錢好了！』

糊塗蛋莫法回答，紅着臉一直進他的門。而他的太太正站在門口看熱鬧。

『大娘！你向郭先生說一聲！教把那五塊錢給我！』毛二婦人向太太央求。

『蛋蛋的太太問了一回情形說。

他給五塊錢，原是爲你的牛犢他們拿錢走了，你拉回你的牛好了！還吵什

『牛犢快要死了！我不要了！』

『那我們有什麼辦法！』太太有些憤氣了說。

『那不行！你們給我討那五塊錢去！』

『你這不知好歹的！牛犢不是我們弄死的！』太太憤然說了轉回去。

『不是你們弄死的，爲什麼給他錢！』毛二婦人於是大罵了『糊塗蛋！你教他

弄死我的牛犢，光給他錢就完事了！不要臉！你不給我賠牛犢，把你的衣服扯不完不算事！』

『你這種人，光會誣賴人！』太太轉過頭鄙忌底罵。

這一句把毛二婦人激得大怒了，完全像在滾油鍋裏投了一塊冰。於是大哭大

罵半點多鐘，誰也莫人敢近。牛犢早已斷氣了，她到跟前又罵了一個時辰才回家。

她覺得同是女人的糊塗蛋太太這句話，對她是莫大的侮辱。因為一般女人對她從來莫人敢這樣罵。她現在覺得糊塗蛋的太太，比毛大比糊塗蛋都可惡。她心裏決定非報復不可。

這一天毛大毛都莫在家，晚間毛二回來，聽了這般情形，像是野狼發見了一隻可攪的綿羊，在房子轉了兩圈，搔了幾衣頸項，笑着對他的婦人說。

『對了！你明天一早回你娘家去！糊塗蛋這回五塊錢不行了！』

他這個時候的歡喜，完全像蜘蛛看見自己情人的網上粘住昆蟲的腿。

『你明天一早回你娘家去住幾天！』他右手向上抖袖子說『我向糊塗蛋好好去交涉！就說是氣得你一晚晌莫有睡覺，舊病犯了不要緊！就說是脖子痛吧！把兩

個月的胎（當然兩點鐘的胎也莫有）氣溜產了，誰能担這個責任！我四十歲莫孩子，糊塗蛋是知道的。而你娘家莫吃飯，糊塗蛋也知道。就說是怕你難過得不能了，教你一早回娘家去。這樣，教他給錢而外，還非送幾斗糧食不行！」他得意底又問婦人「怎樣？好不好？」

毛二教他的婦人去娘家這回事，簡直類乎世間所謂「一舉兩得」。因為他內心的目的，不光是要得糊塗蛋的錢財，還想得比這個更妙更有味的一個——糊塗蛋的太太，使他心房時時跳躍了幾年以來的人。

他三年前，曾在糊塗蛋家中幫農一年。那善笑的圓臉太太，常常在有意無意之中，向毛二露她紅脣裏的白小牙。太太莫有纏腳，並且在小學校住過兩年。大家知道，只女學生和天足這兩件，就可以灌醉現代的中國鄉下人。

毛二覺得太太對他有意，自他停止幫農以後，這個意思在他的腦子裏，便一

天一天底增大起來，終至於教他決定了他的意思，然而，實現這個意思的障礙甚有兩堵——他的婦人和糊塗蛋。他覺得這個障礙之中，他那狡悍的婦人比糊塗蛋還難對付。

他的婦人以娘家過貧，所以不常去娘家，即去亦是當日便回。所以現在的機會，在毛二簡直是『千載一時』。

次日他的婦人去娘家後，他便找糊塗蛋實行他的計畫。而糊塗蛋便糊裏糊塗給了五塊錢四斗米。

毛二於是拏五塊錢進縣城，給郭太太買些花露水香鹼之類，爲掩飾耳目起見，又給糊塗蛋買了一頂暗色帽子。

糊塗蛋近來隔日見日到鄰巷一位劉生員的胞弟家中，玩紙牌，喝燒酒，吸烟，談天。毛二便決定藉這種時候訪問太太。

毛二的計畫簡直成功了。自送太太花露水……之後，太太便時時教他聽天眞爛漫的笑聲。

毛二婦人的娘家，只剩一位胞弟和媳婦。而這個胞弟在五年前由軍隊退伍之後，早已入了綠林學校。婦人見了這位胞弟，頓然悟出報復糊塗蛋太太的辦法。她即刻想到除去丈夫『是惡婦女的最毒方法。她於是說服她的胞弟拉票——拉糊塗蛋的票。像要把對於毛太的憤氣，全洩糊塗蛋太太身上。

過了兩天，她的胞弟和同黨，商定了拉糊塗蛋的票。而後來決定的拉票時期，却在第七日的晚間。以後才知道，這許多日子，全費在約集鄰縣的同黨上。

毛二在拉票的這一天午間，才聽見拉票的消息。但是，完全不知道土匪首領

是他的內弟。

毛二聽見這種消息，喜得一個人大笑了，因為他覺得糊塗蛋一遭拉票，至少非二三十天不能解決。這樣，太太便不斷底要找他辦這樁事，於是他的希望，便可以早點實現了。

「運氣！」毛二捲袖子歎「這個東西（指運氣）要是來了，誰也莫法擋牠！要是不來，誰也莫法招牠！」

他於是咬殺了欣笑，把拉票以後的情形想了一回「進了太太房子，再也不用担憂糊塗蛋的闖入。和太太怎樣暢談，怎樣接近。太太以找他幫忙爲名，進了他一個人的房子，怎樣暢談，怎樣……」

吃過晚飯，雲裏的夏季夕陽還未落下的時候，毛二慢慢焦急起來。覺得等不到夜間糊塗蛋被拉票以後，再去找太太。他覺得到曉晌的時間像有幾天長。於是

急得在院子轉圈着乘風納涼。忽然看見門外邊，糊塗蛋走過去。他即刻斷定是到鄰巷劉生員介弟家裏去，並且由經驗知道非一兩個時辰以上不能回來。

『對！』毛二吸了兩鍋水煙，忽然手在膝上一拍這樣叫。因為他想起從前土匪鬧事，總是半夜以後，一般人入了夢鄉才來。而現在不過是晚飯後，太陽才要落的時候。加之東風狂吹，濃雲飛湧。他覺得在這種風雲之中談情，比別的時候似乎味氣相宜。不特這樣，他更想起幾天以來，對於太太的功作，已經入了成熟期。當這種時候，嘗這個成熟的菓子，豈非適當中的適當。

狡猾的毛二，再把這種時候可遇的意外想了一回『倘若正在糊房蛋塗子談心，土匪一擁而來呢？』他又獨念『有什麼要緊！土匪豈能不認識糊塗蛋？』

因為就他所知道的西鄉土匪，就是他丈人的幾個鄰村的土匪。都常來蒲柳村，並且都認識糊塗蛋。

『萬一之間，土匪弄錯了我，我却認得他們。』他想到這裏，胆氣越大了。況且土匪來時，照例先有示威的槍聲。聽見這種槍聲，我爲什麼不離糊塗蛋的房子！』

他在房子轉了兩圈，又笑着對他婦人的鏡子擺頭自念『到半夜土匪來的時候，你毛二爺的事情已經辦完，早已不在糊塗蛋房子了！』

他於是舀來一盆水，用洋臉洗了臉。又擦些雪花膏。換一件出門用的新竹布大衫。又洒幾滴花露水之類，頓然覺身都是瀟灑。他於是用明五暗六的指頭，支住袖口，在房子學文人擺走了一來回。到鏡子前邊歎。

『糊塗蛋有這樣漂亮嗎？』

難怪他自贊，因爲毛二近多年雖然務農，但當少年時代曾作過幾年商人。加上他那精幹的身段。比正統文人固然粗，比之鄉村就細得不止一兩倍了。

『你到那裏去？』毛二進了糊塗蛋房子，看見太太豫備出門，這樣問。

『劉二娘（劉牛員的弟婦）教夥計喚我；』太太答。

毛二於是說了幾句阻擋的話。天真爛漫的糊塗蛋太太便坐在清油燈前邊。

這個時候，毛二把他平生給婦人獻殷勤的一切舉動，都一個一個拚命鬧出來。他的媚眼，他的聲音，他的蹄腿……他簡直成了殷勤的化身。

他正在乾燥的口唇裏，鼓動他的煽誘舌頭。忽然聽見院子發出唧……的許多聲音。他直覺出這個聲音來。的不吉周身『颼』的一下，像嚴冬的冷風掃過去。

這個聲音，竟然漸漸近房子來了。

他即刻由門簾邊縫窺探，一團黑影向房子而來。

『不是糊塗蛋帶人捉奸嗎？』

「不要打槍！我出來！」毛二說着掀門簾。

他一個腳蹣出門，右手被人牽住。隨即左手也不能動了。而一個大麻袋由他頭上一直套下來。麻繩早已縛了他的雙手。不使他分辯底前拉後擁，一出門便被扶上驢背。

這一來，毛二才明白底決定了他遇見的是土匪，於是大喊。

「我不是這家裏的人！」

「我也不是這家裏的人！」一個土匪說。

「我姓毛！」

「我不姓毛！」又一個土匪說。

毛二爲使土匪辯別他的聲音和糊塗蛋不同，又在袋裏大喊了幾聲。

「你要我們開槍一嗎？」一個匪土用槍托擊他腿罵。

毛二再莫敢出聲，小驢到山中匪巢的三十里路中莫有停蹄。

原來搶人的土匪，爲防止走漏消息斷絕聲援的關係，喜歡在半夜以後，一般人盡入夢鄉時候活動。又爲張他們的威勢，喜歡放兩槍。拉票土匪却怕槍聲驚走了他們的目的，所以不到不得已是不放槍的。加之爲「出其不意」，所以活動的時間並不一定。

這天晚間，毛二的內弟不特沒來，即他的同村鄰村的匪黨也莫來一個人。因爲他們知道糊塗蛋和蒲柳村的人們認識他們。所以他們約了鄰縣的幾個土匪，講定匪語中所謂「票價的分紅」，只派一個知道糊塗蛋門的小孩，引他都到門口。

張大的悲哀

高潮

(一)

在暮色籠罩中的張家村，勞乏的農夫和婦孺們，早已入了夢鄉！只有張大輾轉睡不着覺！傷心監牢中的李四哥，以他那樣的忠厚老誠，結果坐了監，並且給他加了一個名字，說是什麼土匪，紅槍會……不久還要殺頭！他想到這里熱淚不由的滾下來！——李四和張大雖是相隔不遠，近來因為各自領家作了主人，

家務很重，來不及彼此見面，只有託老三老大帶一個口信問好罷了。雖然這樣，並不是他們的情誼疏遠！也是中國的不幸，年來老是打仗，每一次的大兵入境，地畝就好像刮去了一重皮，糧食兵士搶了去吃，柴草燒鍋喂馬，牛車替他們拉子彈，農人編成担架隊，婦女們有時不客氣還要強姦！他們手無寸鐵，土匪都抵當不住，何況挑着旗號的大兵呢？農夫們沒有別的法子安慰自己，只有年年多向老天磕頭，求天老爺降福，保佑我們全家安康而已，傷起心來，也祇有流淚埋怨自己底命運不濟，再沒有別的法子，大家受慣這樣的壓迫，雖說不感覺什麼苦痛，然而仇恨心的也成了大家的公憤，結果有錢的人家自己把門牆製造的非常堅固，牆上都預備上砲眼，專來抵禦土匪。而窮苦的人們，因為沒有力量去買槍，但是他們的身家却同樣需要保護，於是大家來加入了紅槍會！

紅槍會是一種神道的組合，他們敬仰一種神，這是他們信徒們拿生命担保守

着祕密，所以一直沒有外人知道他們是敬的什麼神？不過我們知道他們拜老師入會很不容易，先要找入引進，還要磕頭拜師傅，並且要立下生死不易的誓約！老師用黃表紙畫上硃砂符，在神燭上焚化，灰燼落在一杯清水裏，然後把牠一口吞下，此後便再用練氣的功夫，再後便可以排刀，再向後就可以刀槍不怕了。他們結合了團體，遇見了土匪，只要運氣念咒，手中拿着紅纓子槍便可衝鋒陷陣，勇往殺賊了。有時陣亡了幾個同志，他們總是歸罪他們沒有堅決的信心所致！

李四加入了紅槍會，資格在本村還算不淺的，因為人很忠厚，大家很信仰他。原來李四雖不是一個富戶，也不是一文沒有的，也比窮的要富些，比富的要差得多，正所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之家，在他自己還覺艱窘得可憐，而那一般窮人們，偏又說他是可嫉憎的富翁！本村上出了事，富的要他納捐，窮的向他告借，當入拿錢庫不在乎什麼，偏偏爲富不仁這句口號大家沒有一個懷疑的，結果富

戶借債給貧民，那是完全沒有的事！而李四却不能因此口號而逃避了出錢！他處在這種貧富夾攻階級之下，益感覺到痛苦！他常常的說我快快的窮吧，窮了反倒乾淨！

某年北方軍隊號稱十萬南下，他們所號召的旗號大概不是割共，便是討赤，總不外是爲人民解除痛苦吧？通電不外天禍中國，民生塗炭，等等的話，說得表面上是十分的熱心，大軍來了照例有土匪出沒，這並不是說兵匪成正比例的推展，原來土匪要利用軍事投機，有錢有官之後，就溜烟跑開了！土匪雖然是說不上仁義禮知信的。這雖是土匪不好，也由於軍隊太歡喜與土匪爲伍了。——張家莊是軍事必經的大道，又是土匪出沒之區，村莊兒童們，對於大砲小槍的聲音，兩軍衝鋒陷陣的情況，他們聽得慣看得慣了，都覺得並沒有什麼稀奇。

李四因處境不良，遇事總是隱忍，而待己便格外刻苦，他自己雖沒受過高深

教育；但是很相信孔子云云孟子云云的遺教，因此他惟有望望人心世道能漸漸平和起來，他每年在自己的門上貼春聯總不外是：『有容德乃大，無欺心自安』，『忠厚留有餘地步，和平養無限天機』這便是他底人生觀！也就是他底標語。張家村既受了這一次所謂亂共討赤軍的影響而致雞犬不寧之後，土匪又來了！

(二)

先是一天的下午他們正在田裏工作。遠遠望着塵土飛處，來了十幾匹馬，那馬已跑得全身是汗，滿蒙塵土的人們進得村來，便高聲喊起『我們今天晚上八點鐘大隊要在張家村休息，快一點兒備晚飯。』富戶樓上的守衛早已把門關上，偷偷在裏面開了槍，前後死掉了他們的大半數，屍身倒臥在村前大道上，有一兩個見勢不對早已飛奔回去報信，在這個時候，村中人已知闖下了大禍，頓時全村起了驚慌，他們個個心目中覺得死到臨頭了！土匪大隊到來，一定是沒有命的了。

這時已到黃昏，全村富戶已準備他們那堅固的牆，犀利的槍，來抵抗敵人，全不管別人的事！但是那些窮的老弱婦女們只有向黑暗的荒野中逃去，夜風吹得人有些寒怯起來，小孩子不使他們哭，牛馬不使他們叫，一堆一堆的人然都像暮鴉一般宿在荒野裏！在冷露中。

天大約在七點鐘的時候，果然土匪們來了，李四糾合同志，當然抵死出來防護，究竟衆寡不敵，大家只有向後退下！

土匪們當中爲首的騎着馬，手中拿了很大的火把在前邊引路，走近村時火把指處排槍即接連響起，漸漸兒逼近人家，李四也在這冷露之下，望着那些強盜的動作，心裏暗暗地在叫苦。

土匪這一次來本意是假道休息，打擾他們一頓晚飯，就可以過得去了。因爲他們並沒有看中這些有錢的階級，他們的使命在一百里外一個縣城裏，預備拿下

縣城更可以號召了，不料他們的弟兄，竟爲這村丁們打死了幾個，動起他們的公憤馬上就來報仇，把這村莊整個的燒殺！他們盡力來攻打這些高牆，有的是被他們打開了！大小殺個乾淨，有的是依然沒有打開！天還沒有明，他們都呼嘯而去了。火紅了半個天！李四雖然沒有什麼大的損失，但是房子已燒去了大半，而糧食已搶了一空，在今年未來的冬天，那是非借債不可了。

(三)

張家莊的莊長，張德泰是一個爲富不仁的代表，他向來是以個人利益爲前提的，有了利向前去跑，有害遠遠走開，可是因爲他城內有幾門好親戚，并且接近官府，所以他底莊長就是世襲的，既沒有村人和他反對，更沒人敢請他下台。

這一回因爲他自己的門牆太高，成了土匪的目標，損失特別的利害！自己便設法向縣府疏通如何可以找得一個特許權在本村添置槍械來防禦土匪，結果是勝

利了。

張莊長不管別人的家庭是如何的損失，他一意只管他自己的幸福，他用保護全村治安的名義按戶請大家出錢購置槍械，如果沒有就請他自出來作鄉勇！李四自己然也是被派差的一個。

李四在個人經濟的力量上還可以担得起一點兒捐款，但是窮人們，各個却叫苦連天。——他們羣到李四家裏協商反抗，理由是我們既已有了紅纓子槍可以打土匪用不着再買槍了，張莊長看情勢知道動了公憤，只有借故的說：

「這是縣長的命令，並不關我的事，如果你們願意不買槍，你們儘可以向縣府請願，縣長答應下來，槍就可以不買了」

他們聽了莊長這種吩咐，馬上結隊就要到縣府裏來！張莊長這時先行派人密報縣長說：本村的紅槍會要來攻縣城了。

當李四率領大隊入城的時候，早已爲埋伏的兵士團圍的圍住了。一個一個都關進監牢，在那黑得地獄似的牢獄中他們互相的驚怪這是怎麼一回事？

.....

張大把這些事翻來復去的想，也是覺得太離奇，太不講理，他想前前後後結果竟這樣不近人情，只有嘆氣，這是怎麼一回事？

乾兒子

員子沙

「我媽問你現在是幾點鐘了？」鄰家的男孩子進門問。

「十三點鐘了！」我答。

小孩狠滿足底即刻轉身回去了，像是把他的目的完全達到了似的。

這是我在東島時代的一段經驗。我當時狠不了解那個孩子。因為他的母親是師範畢業生，曾作過小學教員，他的父親又是農科大學出身，這樣，他們的孩子

到五歲總應當知道鐘點，況且是以教育普及在世界自誇的他們。

當時過了有半年，我忽然在了一本雜誌上看見一位名人的論文——『……兒童平均在七歲以下不懂得鐘點……』。他並論兒童的腦子和身體一樣，莫有發育完成。倘若使用過度，便會傷損，更甚的，成爲白癡。

這個，才教我恍然了。

現在我的乾兒子也五歲了！他常到我房子來，和他那七歲的哥哥十歲的姐姐。

有一次，他的哥哥在院子握竹桿騎竹馬。他的姐姐命他騎在哥哥後邊。然而他到哥哥背後，兩手把住竹桿，盡力向自己肩上扶。

他的哥哥胯下痛得大喊了，他一點也不管底扶竹桿。

他姐姐數次大聲說『騎在上邊！』但是他仍舊拼命扶竹桿。不特此也，像是他

姐姐越說，他越要拚命扶的樣子。

及至姐姐走到跟前，取下他手中的竹桿，拉他騎在上邊，他才仰起小臉一笑，像是恍然了。

我也恍然了，他是不懂「騎在上邊」這句話。到這裏，我感覺出一種興趣——「中國人不懂中國話」。然而五歲的孩子，學不了許多國語，比我們幾十歲的人，不能識中國文字的一半，就當然得多了。

★

★

★

★

我正吸香烟，乾兒子進來了。他看見我口鼻冒烟，像是非常欽佩。他那一對好奇的眼睛便釘在我的口鼻上。一會兒，看得出神了，搔他的小頭，牽他的小腿，終至於勸他的小口。歪他的小頭笑了，說「我也吸！」

那枝烟吸完了，他便奪去我的香烟嘴，又從烟盒取出一枝香烟，向烟嘴上安

插。但是那動作不正確的小手，無論如何插不進去。

他忽然似乎覺得是香烟過壯了，便把烟頭周圍的紙扯去一圈，然而仍插不進去。我於是幫忙他安好香烟。

他銜住烟嘴擦洋火。但是，點不着火，費了兩根洋火也不行。我以為他的吸力小，便替他吸着點好火，給他吸。

然而，他的口鼻不冒烟，他盡力底鬧，仍然不出烟。他生氣了，拔下烟嘴，看了一回，又插入口中，但是烟仍不到口裏去。

、他於是倒持烟嘴大擗，像是要把烟由烟嘴，出。這樣，烟嘴裏出來的烟，當然可以到他口中了。但是仍然不行。

我也驚異起來，詳細一看，才知道他並莫吸，他是拼命吹氣。

『這樣鬧一年，你的鼻子也不會冒烟！孩子！』

我這樣說着奪過煙嘴，吸了一下，口鼻大放其煙。他看了像越奇怪了。這樣，或者能使孩子佩服他的乾父爲神人哩！

★

★

★

★

一天他的姐姐拿兩大疊方字塊，和他玩。姐姐取出一個字，他使隨手出聲一念。竟然莫讀錯一個，發音也非常正確。通統念完了二百個字塊。

這樣使小孩用腦子，我覺得過於劇烈。

十九，五，二十。

阿興

張庚由

阿興九歲的時候，他父親送他到一個民衆學校裏讀書。他母親在三年前早亡，爲着害肺癆病死了。他現在唯一的保護人，就是在工廠內作工的父親。

父親的身體是很魁梧的，他有一個黑紅的面孔和一雙粗糙的大手。

阿興在較小的年齡就知道愛他的父親的；他覺得世上人都沒有像他父親那樣的可愛！

今天父親送他去上學，路上開滿了野花。他的小手在父親的肥厚掌握活動，感到無上的溫暖！

○ ○ ○
阿興在學校三年了，學習了不少的故事。當他父親放工歸來，他便講故事給他聽。

講到有趣的時節，父親在他的蘋果似的小臉上吻了又吻。

許多父親的朋友，都說他是一個有為的孩子——一隻可愛的小貓。

○ ○ ○
阿興十三歲的時候，因為各種物品都漲了價；尤其是糧食漲的厲害！父親的工錢，僅能維持衣食，沒有能力供他讀書了！他就輟了學。

阿興雖然失了學，但他的自修力很強，他常常看小說和寫字。

他並不怨望父親，他時時想替父親做一點事，或分一點工。

父親有時也爲阿興買一部三國演義等小說回來。有時也對阿興說：

『孩子我沒有力量供你讀書，可是我希望你將來成一個忠厚老實的人。』
他們父子倆是這樣地在慈愛的詩境裏過生活！

○ ○ ○
不幸的事開始了！

那是在這一年初秋的时光。

太陽隱藏在烏雲裏，空氣滿含着濕意，暑熱薰蒸的每個人背上都發出汗來。

阿興這時正在黝黑的小屋裏，看三國演義，他額上掛滿了汗珠！

門外一陣紛亂的人聲，阿興放下書跑了出去，迎頭撞見同父親最要好的伴侶

謝紅禿子。

——阿興；你快去看你的父親！工頭把你父親打的要死了！

——真的嗎！？

一聲霹靂擊在阿興的頭上！

父親是被幾個人抬了回來。口裏不斷的流着血，頭髮沾成一塊，臉上到處都是傷痕，一套粗白布衣褲上滲滿了血跡！

阿興爬在父親身上整哭了半天，父親只將頭搖了兩下，作爲他的回答。

終究父親的傷勢太重了，不到一月就將阿興遺棄在這慘酷的人間！

多謝謝紅禿子，在阿興的父親死後第二天，他幫着阿興把他埋在阿興娘的墓傍，在那裏他還引導着阿興焚化了許多紙錢。

阿興聽從紅禿子的吩咐，住在他的家裏。

父親怎樣得罪了工頭；工頭爲什麼假借一種理由便下這樣的毒手，阿興屢次向紅禿子和其他的父親的執友追問，但沒有一個人告訴他！

「現今是有錢人的世界，冤死一兩個工人算什麼！」他們僅乎是這樣的回答。阿興悲傷父親的慘死，早晚都跑到父親坟前痛哭！他發誓要爲父親復仇！

有一天夜晚，阿興在睡夢中驚醒過來。忽然聽見紅禿子和其他幾個工人正談論他父親和工頭發生惡感的事。

「也不怪阿興爹，老高（工頭）太不是人了！」

「誰教魏老大有那樣漂亮女兒呢？」

「阿興爹不走運！他到魏家偏碰見老高！」

『看見老高調戲阿翠，難怪阿興爹動火！』

『他不該打老高兩拳，又不是自己的女兒！』

『媽的！是我還得打死他！』

『總怪老魏那晚爲什麼不在家？』

『阿翠沒了娘也可憐！』

『阿興爹死了，阿翠總得教老高想到手！』

『老魏已經辭工了！』

『好！好！帶上女兒走罷！』

阿興以後不再到父母坟上去了！

每天只在家裏練習拳腳。

他在紅禿子家住了兩年，身體比你父親還壯健！有一天他給紅禿子送早飯，他在紗廠門前認識了老高。

瘦小的身材，兔子一樣的面孔，口裏鑲着四只金牙。

半月後，阿興忽然失蹤了！

失蹤的一週期間，紗廠裏傳遍了老高死的消息！

老高是死在一條避靜的路旁，後腦被人用尖銳的石頭打碎了！腦漿流了遍地，石頭還擺在屍身的旁邊！

最奇怪的是老高吃人血肉的四只金牙也被人拔了去！紗廠的工人，都歡喜老高的死，但猜想不出打死老高的是誰？這當中祇有紅禿子一人心裏有點明白。

勘誤表

誤	頁	行	正
激	二頁第二行		澈
我	四頁第五行		他
不得見	七頁第五行		不見得
上代	九頁第四行		代上
鳴鳴	九頁第七行		鳴鳴
願	八頁第九行		願
父	二三頁第二行		又
一	三〇頁第七行		二
	三五頁第六行		毛下漏二字
房蛋塗	四〇頁第八行		塗蛋房
	四二頁第七行		來○二字多
	四二頁第七行		吉字下脫來字
縹	四三頁第五行		縹
卷	四三頁第六行		捲
！嗎	四五頁第十一行		嗎！
心的	四八頁第八行		的心
目	四八頁第八行		自
	五二頁第三行		然字多
	六〇頁第八行		嘴字下脫摔字
你	六九頁第一行		他

